

贯休诗歌订补

刘芳琼

贯休为晚唐五代时期著名的诗僧兼书画家，俗姓姜氏，字德隐，婺州（今浙江金华）兰溪人。其诗歌创作在他生前初编《西岳集》时已经超过千首，其《偶作》诗云“新诗一千首，古锦初下机”（四部丛刊初编影宋抄本《禅月集》卷二）。欧阳炯《贯休应梦罗汉画歌》称其“五七字句一千首”（《全唐诗》卷七六一），释齐己《荆门寄题禅月大师影堂》亦云“西岳千篇传古律”（《全唐诗》卷八四五）。贯休圆寂之后，他的弟子昙域将其诗歌编为三十卷，雕刻印行，并改题《禅月集》。宋人书目尚著录《禅月集》三十卷，至明代则无足本传世。明末毛晋欲刊贯休全集，在江浙搜访十年，仅得《禅月集》二十五卷，收诗七〇一首。明胡震亨《唐音统鉴》收贯休诗三卷，《全唐诗》即据此重编为十二卷，收诗七二二首，其中毛晋所作补遗十五首及佚句十一则，胡震亨补遗四首。《全唐诗》编者又在卷八八八补其《过商山》诗一首。中华书局版《全唐诗外编》共收孙望、童养年二位先生所作补遗十七首及佚句一则。因贯休诗歌向无人作专题研究，且数量又较多，故《全唐诗》及其《外编》中所收贯休诗歌讹谬舛误处不少。今不揣谫陋，略作订补如下，以就教于治唐诗学者。

一、《全唐诗》卷八二六贯休小传云：“初有《西岳集》，吴融为序，极称之。后弟子昙域更名《宝月集》。”按《全唐

诗》编者误，《宝月集》当作《禅月集》。昙域《禅月集后序》云：“……众请昙域編集前后所制歌诗文赞，日有见问，不暇枝梧，遂检寻稿草及暗记忆者约一千首，乃雕刻板部，题号《禅月集》。”“贯休号禅月上人，因名其集也”（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十九《诗集类上》）。

二、《全唐诗》卷八二六《酷吏词》诗题下注云：“唐末寇乱，休避地渚宫，荆帅高氏优待之，馆于龙兴寺。会有谒宿，话时政不治，乃作《酷吏词》以刺之。”今按，此条诗注乃采自宋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卷七十五“僧贯休”条，其说不可据。《通鉴》卷二六五载：“十月，雷满屡寇荆南，留后贺瓌闭城自守，朱全忠以颍州防御使高季昌代之。”据此可知，高季昌镇荆南在天祐三年（907）十月，乃朱温任命。而贯休在天复三年（903）已入蜀，《禅月集》（四部丛刊本，下同）卷十九《蜀王入大慈寺听讲》诗题下原注云“天复三年作”，可证。同书卷十六《寿春节进》诗题下注云“武成元年作”，则908年贯休仍在蜀并作诗颂王建。《蜀梼杌》卷上载：“永平二年（912）二月朔，（王建）游龙华禅院，召僧贯休坐，赐药、茶、彩缎，仍令口诵近诗。”《古今诗话》载：“休卒于永平二年。”可见贯休自天复三年入蜀，直至永平二年卒，这期间并未离开蜀地。其弟子昙域《禅月集后序》对此记载甚详：“先师名贯休，……遂达大国，进上先皇帝诗，其略曰‘……’。高祖礼待，膝之前席，过秦王待道安之礼，逾赵王迎图澄之仪。特修禅宇，恳请住持。寻赐师号禅月大师，曲加存恤。十年已来，迥承天睭。无何壬申岁十二月召门人谓曰……。言讫，掩然而绝息。”据此可知，所谓“荆帅高氏优待之”云云，绝无可能。《全唐诗》编者沿计氏之误，失考。

三、《全唐诗》卷八二六《长持经僧》云：“唠唠长夜坐，唠唠早起。杉森森，不见长，人声续续如流水。拟金掙玉，吐宫

嚙征。头低草木，手合神鬼。日消三两黄金争得止，而槁木朽枝，一食而已。伤嗟浮世之人，善事不曾入耳。”按此诗前四句误，当依《禅月集》卷二作“唠唠长夜坐，唠唠长早起。杉森森，不见人；声续续，如流水。”

四、《全唐诗》卷八二七《哭灵一上人》云：“一公何不在，空有远公名。共说岑山路，今时不可行。旧房松更老，新塔草初生。经论传缁侣，文章遍墨卿。禅林枝干折，法宇栋梁倾。谁俊修僧史，应知传已成。”今按：灵一，唐诗僧。《宋高僧传》卷十五《唐余杭宜丰寺灵一传》载：“释灵一，广陵人也。……以宝应元年（762）冬十月十六日，寂灭于杭州龙兴寺，春秋三十五”（笔者按，独孤及《毗陵集》卷九《扬州庆云寺律师一公塔铭》作“三十有六”），元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卷三《道人灵一传》云“后顺寂于岑山。”考诗中云“共说岑山路”、“新塔草初生”，则此诗当为灵一友人于其顺寂之后不久所作。贯休生于唐文宗大和元年（832），此诗非其所作甚明，且《禅月集》亦未载此诗。贯休有《秋寄栖一》、《寄武昌一公》诸诗，俱称诗僧栖一为“一公”，与此诗首句称灵一为“一公”同，当是后人失检以致舛误。检《全唐诗》卷二六三，严维名下已收此诗，其中“谁俊修僧史”句“俊”字作“复”字，是，诗当为严维所作，明铜活字本《严维集》已载此诗，唐姚合《极玄集》、宋《文苑英华》、《唐诗纪事》均作严维诗，皆可证明。

五、《全唐诗》卷八三〇《寄西山胡汾》及卷八三二《寄西山胡汾吴樵》，按此“胡汾”之“汾”，疑作“玠”。《唐摭言》卷十“海叙不遇”条云：“胡玠，不知何许人。尝隐庐山，苦心于五七言，《桑落洲》一篇曰：‘莫问桑田事，但看桑落洲。数家新住处，昔日大江流。古岸崩欲尽，平沙长未休。想应百年后，人世更悠悠。’又《月诗》云‘轮中别有物（后改云桂根宁诗在），光外更无空’。玠与李鹭旧交，鹭廉问江西，弓旌不至。”

《唐诗纪事》卷六五“胡玢”条同。《全唐诗》卷七六八录其诗《巢燕》、《庐山桑落洲》、《石楠树》三首及《咏月》诗佚句“轮中别有物，光外更无空”一则。以上二书均云胡玢“尝隐庐山”，与贯休交游之胡玢，当即同一人。

六、《全唐诗》卷八三一《晚春寄吴融于兢二侍郎》，此“兢”字误，当作“兢”。《新唐书》卷七二下《宰相世系表二》称“兢字德源”，《图画见闻志》卷二“梁相国于兢善画牡丹”条俱作“兢”字可证。岑仲勉先生《读〈全唐诗〉札记》已指其错，说详岑著《贞石证史》“崔詹志”条（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八本）。《全唐诗》卷八三二《送于兢补阙赴京》作“兢”字，是。

七、《全唐诗》卷八三一《送令狐焕赴阙》，岑仲勉先生认为“焕即涣之讹”（《补唐代翰林两记》卷上），“焕应作涣，绹子也。见旧、新两《唐书》及前引韩偓《无题诗序》”（《读〈全唐诗〉札记》）。今按，《无题·序》云：“余辛酉年戏作《无题》十四韵，故奉常王公相国首于继和，故内翰吴侍郎融、令狐舍人涣、阁下刘舍人崇誉、吏部王员外涣，相次属和。”其说可从。

八、《全唐诗》卷八三二《海边见罗邕》诗云：“清世诗声出，谁人得似君。命通须有日，天未丧斯文。楚木寒连寺，修江碧入云。相思喜相见，庭叶正纷纷。”诗中所写景物“楚木寒连寺，修江碧入云”与诗题《海边见罗邕》不符，“海边”二字当依《禅月集》卷十五作“海昏”。今按，海昏为洪州古地名，《旧唐书·地理志三》“建昌”条云：“汉海昏县，属豫章郡，后汉分立建昌。……武德五年，分置南昌州总管府，管南昌、西吴、靖、米、孙五州。南昌州领建昌、龙安、永修三县。……八年，废南昌州及孙州，以南昌州新吴、永修、龙安属建昌县……而以建昌属洪州。”《元和郡县图志·江南道四》“（洪州）建

昌县”条云：“东三里故海昏城，即汉昌邑王贺所封，今县城，则吴太史慈所筑。”又按，《唐摭言》卷十“韦庄奏请不及第人近代者”条称“罗邛，余杭人也。……咸通中，崔安潜侍郎廉问江西，志在弓旌，竟为幕吏所沮。既而府就督邮，因兹举事阑珊，无成而卒。”《禅月集》卷二十三《山居诗·序》云：“愚咸通中于钟陵作《山居诗》二十四章。”考罗邛与贯休二人行踪，知此诗为贯休前往钟陵途经建昌（海昏）遇罗邛而作。《全唐诗》卷八三五贯休有《送罗邛赴许昌辟》，诗云：“方得论心又别离，黯然江上步迟迟。不堪回首崎岖路，正是寒风皴错时。美似郗超终有日，去依刘表更何疑。前程不少南飞雁，聊寄新诗慰所思。”当与前诗同时而作。

九、《全唐诗》卷八三二《送缘有禅师与雷处士入武夷山》，题中“缘有禅师”当作“有缘禅师”。《宋高僧传》卷十二《唐缙云连云院有缘传》载：“释有缘，俗姓冯，东川梓潼人也。小学之年往成都福感寺，事定兰开士，即宣宗师矣。随侍出入，多在內中。一日宣召，帝以笔书其衫背云“此童子与朕有缘”，由兹召体（当作“礼”）矣。……后身披布褐，手执墨勅，海内游行。……及南游至武夷山，时廉使李海为筑禅院。……天祐丁卯岁（907）四月八日示疾，至六月朔日终于廨署。报龄七十三，腊五十二。”且《全唐诗》同卷贯休《怀武夷山禅师》诗云：“万叠仙山里，无缘见有缘”，恰可为证。

十、《全唐诗》卷八三三《送僧归剡山》诗云：“远逃为乱处，寺与石城连。木落归山路，人初刈剡田。荒林猴咬栗，战地鬼多年。好去楞伽子，精修莫偶然。”今按：首句“远逃”二字误，当依《禅月集》卷十六作“袁晁”。其“为乱”事，见新、旧《唐书·代宗纪》、《李光弼传》及《王栖曜传》。

十一、《全唐诗》卷八三七《春送赵文观送故合州座主神榘归洛》，题中“赵文观”当作“赵观文”。莫休符《桂林风土

记》云：“进贤坊，因赵观文状头及第，前陈太保改坊名。”

《唐摭言》卷七“好放孤寒”条称：“然如王贞白、张蠍诗，赵观文古风之作，皆臻前辈之阃阊者也。”黄滔《黄御史集》有《和同年赵先辈观文诗》，褚载有《贺赵观文重试及第诗》，孔平仲《珣璜新论》卷三云：“赵观文，桂州小军也，状头及第。”《全唐文》卷八二八载：“观文，临桂人，乾宁初进士第一，官侍讲学士。”上述诸书均作“赵观文”可证。其“合州座主”为崔凝。《唐摭言》卷十四“主司失意”条载：“乾宁二年，崔凝榜放，贬合州刺史。”

十二、《全唐诗》卷八三七《谿光大师草书歌》，四部丛刊本《禅月集》未收，系明末毛晋所作补遗，见汲古阁刻本《禅月集》卷二十六。《文苑英华》卷三三八及《书院菁华》卷十七均作贯休诗。然《宣和书谱》卷十九“释谿光”条却称：“释谿光，江南人也，潜心草字，名重一时。吴融赠其歌曰：‘忽时飞动更惊人，一声霹雳龙蛇活。’司空图亦为之歌曰：‘看师逸迹两师宜，高适歌行李白诗。’（笔者按，此即《谿光大师草书歌》三、四两句）当时称美著于篇籍者，不可胜数。”故知此诗归属问题，在宋代就有歧异。童养年先生《全唐诗续补遗》卷十三补此诗于司空图名下。今按，考诗中自称“僧家爱诗自拘束，僧家爱画亦局促”，与司空图身份不符。而贯休不仅能诗，且又善画，张格《寄禅月大师》诗称其“画成罗汉惊三界”（《全唐诗》卷七六〇），诗当为贯休所作。

十三、《全唐诗》卷八三七《题成都玉局观孙位画龙》（原注有：“位，东越人，僖宗南巡，随入蜀，后改名遇。”）诗云：“我见苏州昆山佛殿中，金城柱上有二龙。老僧相传道是僧繇手，寻常入海共龙斗。又闻蜀国玉局观有孙遇迹，蟠屈身长八十尺。游人争看不敢近，头觑寒泉万丈碧。”今按孙遇事见《益州名画录》卷上“逸格”条。此诗四部丛刊本《禅月集》未载，

系毛晋所作补遗，见汲古阁刻本《禅月集》卷二十六。此诗题既作“题玉局观孙位画龙”，而诗中又云“闻蜀国玉局观有孙遇迹”，颇为乖谬，且诗意似未竟。检《全唐诗》卷八四七，知此诗为齐己《谢徽上人见惠二龙障子以短歌酬之》诗前八句，《白莲集》卷十已载，诗当为齐己所作，毛晋误补。诗题及诗句皆当依齐己《白莲集》。

十四、《全唐诗》卷八三七《赠雷卿张明府》，四部丛刊本《禅月集》未载，系毛晋所作补遗，见汲古阁刻本《禅月集》卷二十六。此诗《全唐诗》卷七一七曹松名下重出，“雷卿”作“雷乡”。今按“卿”字无解，当以“乡”字为是。雷乡为岭南道循州管县之一，“天授二年，广东都督陈崇业奏置。南临大江。”（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三四）曹松客游岭南时诗作甚多，有《南海旅次》、《南海》、《霍山（注云：在龙川县）》、《岭南道中》、《南海陪郑司空游荔园》诸作，以上皆见《全唐诗》卷七一七。《全唐诗》虽较晚出，然所收曹松诗，渊源有自。因曹松诗多为宋代公私书目所著录，今尚存明清刻本、抄本数种，如无确据证为伪作，当作曹松诗为妥。

十五、《全唐诗》卷八三七《题某公宅》诗云：“宅成天下借图看，始笑平生眼力慳。地占百湾多是水，楼无一面不当山。荷深似入苕溪路，石怪疑行雁荡间。只恐中原方鼎沸，天心未遣主人闲。”按此诗四部丛刊本《禅月集》未收，系毛晋所作补遗，见汲古阁刻本《禅月集》卷二十六，清李调元辑《全五代诗》，该书卷五十四亦将此诗收入贯休名下。今按，此诗又见宋人刘克庄所著《后村先生大全集》卷二（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缩印赐砚堂抄本），为《方寺丞新第二首》之一，其中“平生”作“书生”，“百湾”作“百弓”。原作二首，写方寺丞园林的精丽和门客之盛，内容非常切合方氏的性格和身份。方寺丞即方信孺，字孚若，其人生平详见《宝谟寺丞诗境方公行状》（《后村

先生大全集》卷一六六)及《宋史》卷三九五《方信孺传》。刘克庄平生和他甚为相得,《后村先生大全集》中颇多与其酬唱之作,如《方寺丞艇子初成》、《题方寺丞西山瀑布亭》、《次方寺丞方湖韵》、《跋方云台文稿二十韵》、《和方孚若瀑上种梅五首》等等,由此可知,此诗当为刘克庄所作,诗题亦当以《后村先生大全集》卷二作《方寺丞新第》为是。《全唐诗》编者沿毛晋之误,失考。

十六、《全唐诗》卷八三七《夜雨》诗云:“夜雨山草湿,爽籁杂枯木。闲吟竺仙偈,清绝过于玉。”此诗为毛晋所作补遗,见汲古阁刻本《禅月集》卷二十六。《四库提要》称“《禅月集》)补遗一卷,亦晋所辑。然所收佚句如‘朱门当大道,风雨立多时’一联,乃《赠乞食僧》诗,今在第十七卷之首,但‘道’作‘路’、‘雨’作‘雪’耳,晋不辨而收之,殊为失检。”馆臣所斥甚是,然纠之未尽。如此诗《禅月集》卷三已载,为《闲居拟齐梁四首》之一前两联。其中“湿”作“滋”、“杂”作“生”、“竺”作“竹”,“清绝过于玉”作“清于嚼金玉”,毛晋不辨而重收,《全唐诗》编者沿毛晋之误,此诗《全唐诗》卷八二七已收,重出当删。

十七、《全唐诗》卷八三七《赠写经僧楚云》诗云:“剔皮刺血诚何苦,为写灵山九会文。十指沥干终七轴,后来求法更无君。”此诗四部丛刊本《禅月集》未载,系毛晋所作补遗,见汲古阁刻本《禅月集》卷二十六。然此诗齐己《白莲集》卷九已收,题作《送楚云上人往南岳刺血写法华经》,诗当为齐己所作,诗题亦以齐己集为是。《全唐诗》编者沿毛氏之误,失考。

十八、《全唐诗》卷八三七《陶种柑橙令山童买之》诗云:“高步南山南,高歌北山北。数载买柑橙,山资近又足。”此诗乃胡震亨所补遗,见《唐音庚签》贯休卷。《唐诗纪事》卷六十

“陈陶”条录有“贯休《书西山陈陶处士隐居》云：‘有叟傲尧日，发白肌肤红。妻子亦读书，种兰青溪东。白云有奇色，紫桂含天风。即应迎鹤书，肯羨于洞洪。’又云：‘高步前山前，高歌北山北。数载卖柑橙，山资近又足’（注云：陶种柑橙，令山童卖之）。”可见胡震亨乃据《唐诗纪事》补入，以注文作诗题。唯改“前山前”作“南山南”，误“卖”作“买”。然《唐诗纪事》所录，乃贯休《书陈处士屋壁》其二前四句（《禅月集》卷三）。胡震亨失检重收，《全唐诗》编者亦沿其误。今《全唐诗》卷八二七已载，重出当删。

十九、《全唐诗》卷八三六《侠客》诗佚句“黄昏风雨黑如磬，别我不知何处去”，乃毛晋所补遗，见汲古阁刻本《禅月集》卷二十六。《太平广记》卷一九六引《北梦琐言》云：

“……观主以状闻于县官，诗僧贯休《侠客》诗云：‘黄昏风雨黑如磬，别我不知何处去？’得非江淮间曾聆此事而构思也？”

（笔者按，此条《北梦琐言》今佚）《剑侠传》卷三同，毛晋或据此补入。然此佚句与《禅月集》卷六《义士行》诗“先生先生不可遇，爱平不平眉斗竖。黄昏雨雹空似磬，别我不知何处去？”三、四句同，唯“雨雹空似磬”作“风雨黑如磬”、“《义士行》”作“《侠客》诗”，或为孙光宪误记。亦不当补入。今《全唐诗》卷八二八已载《义士行》一诗，此佚句当删。

二十、《全唐诗》卷八三七收贯休佚句“一生不蓄买田钱，华屋何心亦偶然。客至多逢僧在坐，钓归惟许鹤随船”及“家为买琴添旧价，厨因养鹤减晨炊”，下注出处曰“《锦绣万花谷》”。今检是书，此二佚句与前引《题某公宅》诗分别收在《锦绣万花谷后集》卷二十三“第宅”、“（家）室”条，并注引诗出处“《南岳》”二字。然《南岳》非贯休集名，《禅月集》初名《西岳集》，见《禅月集》中所载吴融、昙域二人所作前、后序。此二佚句系毛晋所作补遗，见汲古阁刻本《禅月集》卷二十

六。毛晋认为《南岳》为贯休诗集名，他曾跋汲古阁刻本《禅月集》云：“贯休集名不一，……或又云《南岳集》，谓曾隐迹南岳也。”清四库馆臣亦沿其说，《总目提要》：“毛晋又云《西岳集》或作《南岳集》，考贯休生平，未登太华，疑《南岳》之名为近之。‘西’字或传写之误也。”今按毛晋及四库馆臣俱误，贯休集为《西岳集》而非《南岳集》甚明。这不仅有吴融、昙域所作前、后序为证，而且贯休诗友释齐己《荆门寄题禅月大师影堂》一诗自注云：“大师著《西岳集》三十卷，盛传于世。”

（《白莲集》卷八）特别是这首诗的颈联云：“西岳千篇传古律，南宗一卷印灵台。”其中“西岳”对“南宗”，可见“西”字决非“南”字传写之误！四库馆臣认为贯休未曾隐居太华，亦为妄说。贯休《酬韦相公见寄》自称“秦客”（《禅月集》卷十九），前蜀中书舍人欧阳炯《贯休应梦罗汉画歌》亦称其为“西岳高僧”（《全唐诗》卷七六一）。又按，《南岳》为宋人刘克庄诗集名。《后村先生大全集》卷一“诗”下注曰“公少作几千首，嘉定己卯（1216）自江上奉祠归，发故篋尽焚之，仅存百首，是为《南岳》旧稿”，卷三、卷四“诗”下又各注曰“《南岳》第二稿”、“《南岳》第三稿”。毛晋所补贯休之佚诗及佚句，均见于《后村先生大全集》。《题某公宅》即该集卷二《方寺丞新第二首》之一（上文已辨明），一佚句为该集卷一《答友生》诗“读易参禅事事奇，高情已恨挂冠迟。清于楚客滋兰日，贫似唐人乞米时。家为买琴添旧债，厨因养鹤减晨炊。君看江表英雄传，何似孤山一卷诗”之五、六两句。第五句“债”字，《全唐诗》及《锦绣万花谷》作“价”字，误。另一佚句为该集卷二《方寺丞新第二首》之二“一生不蓄买田钱，华屋何心亦偶然。客至多逢僧在坐，钓归惟许鹤随船。按行花木皆僚友，主掌湖山即事权。京洛贵人金谷里，安知世上有林泉”前二联。毛晋不考，《全唐诗》编者亦沿其误。今《全唐诗》卷八三七贯休名下《题某公宅》

诗及此二佚句，当删。

二十一、《全唐诗外编》上册孙望先生《全唐诗补逸》卷十八据《唐歌诗》残本六册“草木虫鱼类”补入贯休诗歌《咏红芙蓉上宋使》及《苔蘚》诗二首。今按“宋使”当作“宋使君”。其人为宋震，曾任虞部郎中，咸通、乾符年间做过睦州、杭州等地刺史，详见郁贤皓师《唐刺史考·江南东道》“睦州”及“杭州”卷。《禅月集》中贯休和他颇多唱酬之作，如《寄宋使君》、《上宋使君》《寄杭州灵隐寺宋震使君》、《上新定宋使君》、《溪寺水阁闲眺因寄宋使君》诸作，皆可证。

二十二、《全唐诗外编》下册童养年先生《全唐诗续补遗》卷九于刘得仁名下据《严陵集》卷二补入《桐江春望》诗“江上车声落日摧，纷纷扰扰起尘埃。更无人望青山立，空有帆冲夜色来。沙鸟似云钟外去，汀花如火雨中开。可怜潇洒鸱夷子，散发扁舟竟不回”。今按此诗当为贯休所作，《禅月集》卷二十一已收，题作《春晚桐江上闲望作》。其中“尘埃”作“红埃”。考贯休生平行踪，他大约于懿宗咸通十五年前后在桐江闲居，《禅月集》中尚有《桐江闲居作十二首》（卷九）、《秋末寄上桐江冯使君》（卷二十二）诸作可证。据《唐摭言》卷十“海叙不遇”条载：“刘得仁，贵主之子。自开成至大中三朝，昆弟皆历贵仕，而得仁苦于诗，出入举场三十年，竟无所成。尝自述曰：‘外家虽是帝，当路且无亲。’既终，诗人争为诗以吊之，唯供奉僧棲白擅名。诗曰：‘忍苦为诗身到此，冰魂雪魄已难招。直教桂子落坟上，生得一枝冤始销。’”今检《全唐诗》卷五四四、五四五刘得仁一百三十余首诗，无涉足大江以南者，故知此诗为童养年先生误补。

二十三、《全唐诗续补遗》卷十五据《万首唐人绝句·补十》补入栖一《怀赠武昌》诗一首，按此诗已见《全唐诗》卷八三〇贯休名下，实为《怀武昌栖一二首》其二“清风江上月，霜

洒月中砧。得句先呈佛，无人知此心。（注云：师得句，只云堪供养佛。）寂寥从鬼出，苍翠到门深。惟有双峰寺，时时独去寻”诗前四句。其中“清风”作“风清”，“呈”作“成”。栖一，唐诗僧，武昌（今湖北武汉市）人，生平不详，与贯休友善。

《禅月集》中收有《寄栖一上人》、《秋寄栖一》、《秋末寄武昌一公》、《题一上人经阁》等诗。从贯休给栖一的赠诗中，可知其生眼疮，贯休为他念《多心经》。他与世俗多忤，酷爱诗歌，尤工七言律诗。其作品多佚，《唐诗纪事》卷七十七及《唐僧弘秀集》均存其《垓下怀古》、《武昌怀古》诗共二首，《全唐诗》卷八四九同。金圣叹曾评《武昌怀古》云：“使人有眼泪亦复不能落，此又唐一代人并不曾有之极笔矣！”（金圣叹《唐才子诗集》卷八）童养年先生所补之诗，当为贯休作，《禅月集》卷九已载。且贯休此诗很著名，宋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卷七十五载：“休每得句，云‘只堪供养佛’。故《怀赠武昌栖一》云‘风清江上月，霜洒月中砧。得句先呈佛，无人知此心。’”《万首唐人绝句·补十》误以诗中主人公栖一为该诗作者，将诗题一拆为二，遂定《怀赠武昌》为题。大误。童养年先生亦失考误补。

二十四、《全唐诗续补遗》卷十七据江标影刻宋本《唐五十家小集》补入《送崔峒使往睦州兼寄薛司户》、《九日登高》、《送薛居士和州读书》、《余姚奉寄鲍参军》、《谢诸公宿镜水宅》、《题茅山李尊师所居》等六首诗于贯休名下。今按《送崔峒使往睦州兼寄薛司户》一诗，《唐诗纪事》卷三十“崔峒”条作严维诗，题为《送峒使往睦州》。崔峒为“大历十才子”之一，高仲武称其“文彩炳然，意思方雅”（《中兴间气集》卷下）。

《九日登高》诗三、四两句“渔浦浪花摇素壁，西陵树色入秋窗”，释皎然《诗式》卷五已称引，题作《九日宴相里使君江亭》。茅山李尊师亦为中唐时人，皇甫冉有《送张道士归茅山谒李尊师》（《全唐诗》卷二五〇），卢纶有《过李尊师》（《全

唐诗》卷二七九），灵澈有《题李尊师堂》逸句：“古观茅山下，诸峰欲曙时”（《全唐诗》卷八一〇），皆可证。以上三诗非贯休所作甚明。检江标影刻《唐人五十家小集》，知南宋书棚本《唐人小集》中贯休诗乃据宋李昉所编《唐僧弘秀集》中所收贯休诗彙录。影刻本三、四两页所收残诗“推轮。席上招贤急，山阴对雪频。虚明先旦暮，启闭异冬春。谈笑兵家法，逢迎幕府宾。还依负喧处，时借在阴人。”及《哭灵一上人》与上述六诗并诗题《书情献相公》，俱见《全唐诗》卷二六三，题作严维诗，所残乃《题鲍行军小阁》诗，“推轮”前佚“宇下无留事，经营意独新。文房已得地，相阁是”十八字。可见书棚本《唐贯休诗集》三、四两页所收严维诗乃板刻之误。疑宋本已如此，因明张之象编《唐诗类苑》，亦将此二页严维诗误作贯休诗。童养年先生沿《唐贯休诗集》之误，补此六诗于贯休名下，失考。

二十五、《全唐诗续补遗》卷十七据江标影刻宋本《唐人五十家小集》补入贯休《夜夜曲》。按此诗并非逸诗，《全唐诗》卷八二六已收。又《全唐诗续补遗》卷十七据《全五代诗》引元温日观《画葡萄跋》补入“举世只知叹逝水，何人微解悟空花”句。按此句亦非逸句，乃《全唐诗》卷八三七贯休《山居诗二十四首》其十四“岚嫩风轻似碧纱，雪楼金像隔烟霞。葛苞玉粉生香垞，菌簇银钉满净槎。举世只知嗟逝水，无人微解悟空花。可怜扰扰尘埃里，双鬓如银事似麻”之五、六两句。唯“叹”作“嗟”，“何”作“无”，《禅月集》卷二十三及《益州题跋》均同。童养年先生均失检而重收。

二十六、《全唐诗续补遗》卷十七据《全五代诗》卷六补入尔鸟《春雨送僧》。按此诗《全唐诗》卷八三七贯休名下已收，题作《春送僧》。又按，清李调元《全五代诗》中所辑贯休诗，乃据《全唐诗》重编为九卷，只收诗五九六首，漏抄百余首。此诗贯休名下漏抄，误作尔鸟诗。《禅月集》卷二十四已收，题为

《春送僧》，诗为贯休所作甚明。

二十七、宋人尤袤《全唐诗话》卷六以为“自古浮华能几几，逝波今日去滔滔。汉王废苑生秋草，吴主荒宫入夜涛。满屋黄金机不息，一头白发气犹高。岂知物外金仙子，甘露天香滴毳袍”为齐己诗。周介民同志《齐己考》（《益阳师专学报》哲学社会科学版，一九九〇年第三期）一文亦沿其说，认为可补入齐己《白莲集》中。今按，此诗非齐己作，实为贯休《山居诗二十四首》其二十二，宋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卷七十五、李昉《唐僧弘秀集》卷六均作贯休诗，可证。今《全唐诗》卷八三七贯休名下已收，是。

二十八、《五代诗话》（清王士禛原编，郑方坤删补。台北新兴书局有限公司印行、1980年1月出版《笔记小说大观》本）卷八“僧贯休”条引《山谷题跋》云：“远法师居庐山下，持律精苦过中。不受蜜汤，而作诗换酒饮陶彭泽。送客无贵贱，不过虎溪，而与陆道士行，过虎溪数百步，大笑而别。故禅月作诗云‘留陶渊明把酒碗，送陆静修（笔者按，“静修”当作“修静”）过虎溪。胸次九流清似镜，人间万事醉如泥。”今按，此则诗活系郑方坤据《山谷题跋》增补，检津逮秘书本《山谷题跋》未载，所引贯休之诗，《禅月集》亦未收。检宋人黄庭坚《山谷集》（《四库全书》本）卷十一，有《戏效禅月作远公咏》诗。其序云：“远法师居庐山下，持律精苦过中。不受密（笔者按，“密”当作“蜜”）汤，而作诗换酒饮陶彭泽。送客无贵贱，不过虎溪，而与陆道士行，过虎溪数百步，大笑而别。故禅月作诗云：‘爱陶长官醉兀兀，送陆道士行迟迟。买酒过溪皆破戒，斯何人斯师如斯。’故效之。”诗为“邀陶渊明把酒碗，送陆修静过虎溪。胸次九流清似镜，人间万事醉如泥。”故知郑方坤《五代诗话》所引贯休之诗乃黄庭坚之作。

二十九、曩读宋陈舜俞《庐山记》（《四库全书》本），以

为得贯修诗佚句三。其一为“桓玄旧辇残云湿，耶舍孤坟落照迟”（卷二《叙山北篇》）；其二为“卢楞伽画苔漫尽，殷仲堪碑雨滴穿”（卷二《叙山北篇》）；其三为“小瀑便高三百尺，短松多是一千年”（卷三《叙山南篇》，为《题庐山》诗佚句）。检四部丛刊本《禅月集》，其一实为《再游东林寺作五首》其二前两句，《全唐诗》卷八三六已收；后二佚句《全唐诗》贯休卷中未录。今检罗振玉辑《吉石庵丛书二集·庐山记》，知是书五卷共八篇，四库馆臣以前三篇为三卷，实误。该书卷一为“总叙山水篇第一”，“叙山北第二”；卷二为“叙山南篇第三”；卷三为“山行易览第四”，“十八贤传第五”；卷四为“古人留题篇第六”；卷五为“古碑目第七”，“古人题名篇第八”。上述后二佚句乃卷四《题东林寺四首》其一“闲行闲坐思攀缘，多是东林古寺前。小瀑便高三百尺，短松多是一千年。卢楞伽画苔漫尽，殷仲堪碑雨滴穿。今欲更崇莲社去，不知谁是古诸贤”诗中二、三两联。此诗《禅月集》未载，可补入《全唐诗》。

三十、《敦煌宝藏》（黄永武主编、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）第一一四册三〇二页“伯二一〇四号”背面录有禅月大师《赞念法华经僧》诗“空王门下有真子，堪次空王为了使。常持藟菖白连经，屈指无人得相似。长松下，深窗里，历历清音韵宫征。矩偈长行主客分，不使闲声挂牙齿。外人闻，耸双耳，香风龙水寒毛起。只见天花落座前，空中必定有神鬼。五师须努力，年深已是成功积。桑田变海骨为尘，根似红莲色。”此诗又见《敦煌宝藏》第三三册三一三页“斯四〇三七号”，其中第二句“次”字，斯本作“以”；第三句“藟”、“连”，斯本作“藟”、“莲”；第八句“矩”，斯本作“短”；第十二句“龙水”，斯本作“袭鼻”；第十五句“五师”，斯本作“吾师吾师”；最后一句“根似红莲色”，斯本作“根长似红莲色。”按此句疑有脱字，佛经称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为“五根”。参之句意，伯、斯二

本于“根”字前或脱一“舌”字。同书第一二五册五三〇页“伯二九八七号”《西天大小乘经律论并及见大唐帝国内都数目录》后转禅月大师《悬水精念（笔者按，此“念”字右旁有一“数”字，“念”或作“数”）珠诗》及《赵□（笔者按，该书此字模糊难辨，俟后再考。下文标“□”处同）不买卜》诗。前诗云：

“磨琢春冰一样成，更将红线贯珠纓。似垂秋露连连滴，不湿蝉衣点点清。弃抛乍看簾外雨，□□如睹雾中星。要知奉福明王处，常念观音水月名。”后诗云：“虽知八卦圣人材，何必将心问命胎。或逢吉时虚暗喜，或遇凶时妄徘徊。荣枯已向生前定，福祸从他头上来。□□五常君子□，合为灾处不为灾。”今按，“禅月大师”乃蜀主王建赐贯休号，《敦煌宝藏》中所收上述三诗，《禅月集》中未载，可据此补入《全唐诗》贯休名下。

三十一、《北梦琐言》卷二十“休公真率”条称：“沙门贯休，钟离人也。风骚之外，精于笔札。……荆州成中令问其笔法非耶，休公曰：‘此事须登坛而授，非草草而言。’成令衔之，乃遽于黔中。因以《病鹤》诗寄意曰：‘见说气清邪不入，不知尔病自何来？’以诗见意也。”《唐诗纪事》卷七十五“僧贯休”条记载略同。今按，此《病鹤》诗逸句“见说气清邪不入，不知尔病自何来？”《禅月集》未载，可补入《全唐诗》贯休名下。

根据以上对《全唐诗》及其《外编》所作订补，去伪存真，则贯休现存诗七三〇首，佚句九则。然距昙域编《禅月集》时所云“益以记忆所得约千首”仍远甚。惜宋元旧籍多不易见，且稀见书印行有待，愿与同好理而董之。

作者单位：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